

人与自然

## 等待一场雪

田以新

老友冰岩说：人的记忆是有过遗忘功能的，关于小时候只留下了那些快乐的时光。深以为然。

小时候关于冬日的记忆，大多和雪有关。

豫东平原上，无山川大河，冬日，没了村边田间的瓜果桃李，没了村头池塘的摸鱼戏水，倘若无雪，实在无趣得很，实在寂寞得很。

如果到了春节，还没有落一场雪，父亲会在贴春联时写“一冬无雪天藏玉，三春有雨地生金”，期待开春会多些雨水，庄稼有个好收成。

好在老天慷慨，入了冬天，或早或晚的，总能盼来一场大雪。

第一场雪常常像是憋足了劲儿要给人们一个惊喜，先是冷风呼呼地吹上好几天，不知从何处搬来大块大块厚重的乌云，严严实实地铺满了天空。太阳难得偷个清闲，便干脆躲得不知踪影。

人们抬头望天，自语道：看这天儿，估计明天就要下雪了吧。

老天却不着急，只是慢慢酝酿着！连续失望了几天之后，我依然在晚上睡前跑到院子里抬头看看，天空依然阴沉低垂，不显一丝痕迹。母亲在门口唤我：快回来睡吧，说不定夜里就下了呢！

冬日，母亲依然每天早起，洒扫院子，提水，生火做饭，在炉灶前把我的棉衣烤热，抱在怀里快步小跑到我的床前，喊我起来吃饭。就在我快忘了盼着第一场大雪的某天早上，母亲拉开门，看见一片白茫茫的天地，随即欣喜地回头叫我：启儿，快起来了，下雪啦！我睁开眼看一眼窗外映入刺眼的光，便不再赖床，不再等待母亲帮我烤热棉衣，麻利地从被窝里跳出来，穿衣下床，一路欢呼着跑出去。

母亲是爱干净的，尤其雪后无人走过的院子田野。帮我加了一件厚棉衣之后，不担心着凉，便任由我跑出去疯玩上一整天。

雪后野地里常有一些小动物的足迹，从形状可以看出有田鼠，或是刺猬，还有鸟雀。我们顺着足迹追踪，常常跑出去很远，后来总是小伙伴的足迹和小动物的脚印乱成一团，无功而返，但再看到其他足迹时依然兴趣盎然，乐此不疲。村边，田野，每条路，每条沟，每口地头的水井，小伙伴们都了如指掌，不必担心会陷入深沟，或是因大雾封了井口而误踏进去。大人们也都放心，把手放到嘴边哈口气，一边开始把院子里的积雪扫出一条小道，一边越过矮墙看一眼外面疯跑的孩子。

如今，年近不惑，也在城市里有了一个家，有一个淘气的孩子，每年回老家次数屈指可数。整日里为生计奔波，为孩子操心，冬日看雪，心境也已大不同。

但小孩子却仍有小孩子的快乐，记得去年那场雪时，儿子颇惋惜地问我：下次什么时候下雪啊？

今年，入冬已有些时日，还未见一点小雪的踪迹。

气候专家说全球变暖，雪会越来越越少。但我依然满怀希望，我相信一定会来的。

我在城市里等待一场雪，等待某天早上醒来看到窗外映入刺眼的白光，等待入眼的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我回头喊儿子：小七，快起床了，下雪啦！

声音里充满欣喜，一如我的母亲！然后看着他兴奋地麻利起床，撒着欢跑出去，在雪地里疯玩儿，一如我小时候。

四

傍晚时分，康梅文刚从县城回来。

甫一进院，他就觉得气氛不对，伙计们三三两两在嘀咕些什么。一个伙计迎来说：少东家，赶紧吧，老爷子、大奶奶都等着你呢。

康梅文问：怎么了？那伙计小声说：出事了。

康梅文不再问，急步进了上房。谁知，刚一进门，就听见一声断喝：跪下。

康梅文抬头一看，太爷爷和母亲都在，且一脸的肃然。他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也只好跪下了。

康秀才沉着脸说：康氏家训，你还记得吗？

康梅文说：记得。

康秀才说：你马上就要大婚了，你知道吗？

康梅文说：知道啊。我不是去……

康秀才“哼”一声说：知道？那你想想，你在山东造了什么孽？

这时候，周亭兰忍不住问：一个叫崔红的女子，你认识吗？

史海钩沉

# 经学大师翟方进

王剑

儿子，但她向来看若己出。听说儿子要远行，她果断决定要与儿子一同赴京。母子俩来到京师，在长安郊外搭了两间草房。翟方进入学苦读，继母则给人帮工，靠织布纳鞋来补贴家用。日子虽然清苦，但母子俩心怀梦想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
一晃10年过去了。翟方进学业精进，成了京师有名的经学大师。西汉历史上，被称为“儒宗”的有三个人，前有叔孙通和董仲舒，后有翟方进。

当时，京城有一个老儒胡常，清河人，和翟方进一样研究经术。虽然出道比翟方进早得多，但名望却比不上翟方进。胡常心理失衡，经常在私下里出言不敬，诋毁中伤。翟方进知道后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往后，凡是轮到胡常讲经授课时，他就让门下弟子去听课，认真做笔记，并请教疑难问题。时间久了，胡常心里明白，这是翟方进对自己表达尊重和谦让，内心十分羞愧。从此之后，凡与士大夫来往，常常极力称颂翟方进。最后，两个人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。

古语说：“学而优则仕”。成为经学权威后的翟方进，从此人生开挂，仕

途顺畅。他先是被提拔为议郎，调任朔方刺史后，他更显示出非凡的从政能力，干事情不怕麻烦，处理政务均按条令执行，在当地甚有威名。在丞相司直任上，翟方进敢于上书直言，一年之内连劾两位司隶校尉，朝廷百官看到他都十分害怕。丞相薛宣十分器重他，说他有才，日后必居相位。

有一次，皇帝派人在昌陵营建皇家陵园。谁知经办人以权谋私，从中取利。翟方进部署手下人立案审查，反复验问，不徇私情，追缴赃款数十万。皇帝认为翟方进堪当重任，便任用他为京兆尹。在此期间，他打击豪强，大胆办案，一时间名震京城。永始二年（公元前15年），翟方进官至御史大夫，不久继任丞相，赐爵高陵侯，食邑一千户。翟方进是当时的名儒，又有基层工作经验，说话办事无不称天子之意，人称“通明相”。

翟方进当了丞相，最高兴的莫过于他的继母。几十年的含辛茹苦，最终有了回报，继母满是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。翟方进更是牢记母亲的养育之恩，他把府邸整修一新，让老母亲在舒适的环境中安度晚年。每

天，他亲自侍奉母亲的寝食起居，不敢稍有怠慢，直到老母亲无疾而终。

翟方进为相九年，崇尚清明，束己公约，无大功也无大过。但他尚空谈，轻实干，倒是落下一桩笑柄。

当时，翟方进的家乡河南有许多大湖泊。有时候，因为暴雨的原因，湖水水位上涨，会漫出堤坝，造成一定的灾害。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防洪问题，非常容易解决。谁知，翟方进却出了一个馊主意：直接挖开堤坝，放走湖水。认为这样既节省了修建堤坝的费用，又扩出不少良田。结果，生态环境被破坏，老百姓不但失去了靠湖吃湖的谋生手段，而那些所谓的“良田”也经常干旱，根本种不出多少粮食。“坏坡谁？翟子威，饭我豆食羹芋魁。反乎覆，陵当罢。谁云者？两黄鹄。”老百姓恼恨翟方进，就编了几歌去骂他。

“世事相寻败与成，湖中畚鍤浩纵横。共知破坏行当复，敢恨台高既已倾。天镜忽看孤月堕，樵风长送片帆轻。下临万顷如云稼，从此年年有颂声。”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，翟方进的这桩糗事，仍然让诗人陆游心绪难平。

新书架

## 《机械猫金克斯》：孩子不一样的成功之路

田果

书中主人公莱西是一个家境贫寒、超级擅长摆弄机械的天才少女。无意中救起了一只身份不明、伤痕累累的“机械猫”。经过一番修复，机械猫成了莱西的宠物——金克斯，跟着莱西一起进了工程学院。人机组队后，各种冒险，揭密，过关斩将。莱西也在这个过程中，懂得了很多宝贵的人生道理，走上了不一样的成长之路。

机械猫金克斯，原本只是莱西入学的助力，外加是个机器动物外形的超智能手机。但日久生情之下，它已经成了莱西的朋友、队友、战友。成了莱西坚强、勇敢的力量之源。在机

械猫的陪伴下，莱西不再自卑，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，所以，当金克斯失踪后，莱西才能鼓起勇气，前往那个神秘的机械兽制造公司——蒙查公司，寻找金克斯的下落……

友情，是孩子继亲情之后第一次自己建立的情感关系。也是每个人第一次走出舒适圈走进社会，面对陌生人的重大考验。说的简单一些，友情其实就是我们心甘情愿地为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付出。亲密、温暖的友情让人受益一生，哪怕之后深陷艰难困苦，我们也知道温柔的存在是一种什么样子。

百姓记事

## 立冬过后大葱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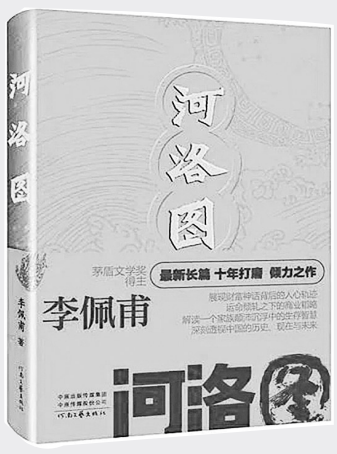
桑明庆

紧紧握住锄头把，高高举起，锄头在头顶呼呼生风。这把高高举起的锄头，能将天边的白云扯下来，掰碎揉入土地之中；能将春风秋雨揽在怀中，浇灌在心爱的田野之上。山坡地，就连那

边边稍稍都被父亲打理得规规矩矩，春天种下的红薯、南瓜、高粱等作物，在秋后哪咣打蛋地收回家，像小山一样堆放在院子之中。“不能干栽，要蘸水栽，这样苗活得稳，活得壮。”父亲教我蘸水栽，是先在垄壕中浇水，然后把葱苗插入泥糊涂中，最后再用细黄土覆盖在上面。父亲说这种栽法底墒足，黄土覆盖在上面就像是一层被子捂着墒跑不走了，眼刚生下来娃娃奶水足一样，营养好，保准一棵葱苗都不会死。果真是，第二天早起，我到屋后看

到，一棵棵葱苗全都活了，而且直愣愣地挺着腰板，像一个个列队的士兵一样抖着精神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父亲三天两头要去打理这片葱苗，用锄头把葱苗周围的土地锄得又匀又细，跟过箩的白面一样柔软。“伏天地如筛”，存不住水，所以父亲在伏天里，两三天就要担几担水普浇一遍。一条扁担，两只水桶，嘎吱嘎吱的声音，总是在黎明时分响起，初升的太阳，将父亲弯腰挑水的身影照得很很长。为了葱苗壮实，还要从茅厕里担几担大粪浇在垄壕中，闻到这大粪的臭味，父亲总会说，这臭味庄稼最喜欢，没有大粪臭，哪有五谷香。黑土地真是神奇，五月天栽下的像一根香那样细的葱苗，经过五个月

## 连载



康秀才说：为人处事，讲的是大情大义。对人家姑娘，自然要以礼相待。可我要你记住一条：永不纳妾。不纳妾，家中就不会生嫌隙，不会有二心。切记。

五

当康梅文见到崔红时，心里竟有些酸酸的。康梅文是通过师父马从龙，托了县狱的牢头，才见到崔红的。县狱的监房，设在县衙押房旁边隔出的一个小院里，四周俱有高墙。进了监房大门后，还要过两道木栅栏，拐进窄窄的甬道后面，才是女监。

康梅文提着一个食盒，食盒里装着母亲特意做的“霜糖豆腐”和一些点心。进监房之前，那牢头有意提醒说：康公子，虽说你是马爷的面子，但这案子是上头内务府抓的，你千万要出什么纰漏，小的担待不起。康梅文说：你放心，不会让你吃瓜落。

进了牢房，康梅文见地上有杂乱的铺草，崔红就在那堆铺草上坐着。

康梅文说：崔红，让你受苦了。

崔红见到康梅文，泪花眼眶里眼眉转。但她还是笑着说：到底见到你了。我也就是想见你一面。没想到，牢里相见。

康梅文说：你放心。家母正在请镇上的商家联名俱保，你很快就会出来的。

崔红说：给老人添麻烦了。

康梅文说：吃点东西吧，这是家母特意做的。

打开食盒，把菜肴摆上，康梅文问：你到这里，你哥知道吗？

崔红摇了摇头。

一时，康梅文不知说什么好。又问：临沂那边生意如何？

崔红说：生意还好。接着，她突然问道：康公子，你不希望我来，是吧？听说，你就要大婚了？

康梅文征了一下，说：是。

崔红眼圈一红，说：这一趟，我还是……来对了。我给哥哥道喜了。

康梅文忙说：崔红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从今后，咱就兄妹相称，我认下你这个妹妹。

崔红轻声说：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么？一个姑娘，女扮男装，走八百里水路，也就是为了看一

看……哥哥。

康梅文说：我知道。妹妹的心意，我愧受了。

崔红说：你不知道。我在兰水，坐着坐着，先是心思飞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就是我，人，也来了。你觉得我贱吗？

康梅文忙说：不不不……

崔红说：我是投奔你来的。我说过，我只有一个哥哥，不走正路的哥哥，我不会再认哥哥了。你可放心，我不会赖在这儿的。

说到这里，崔红已泪流满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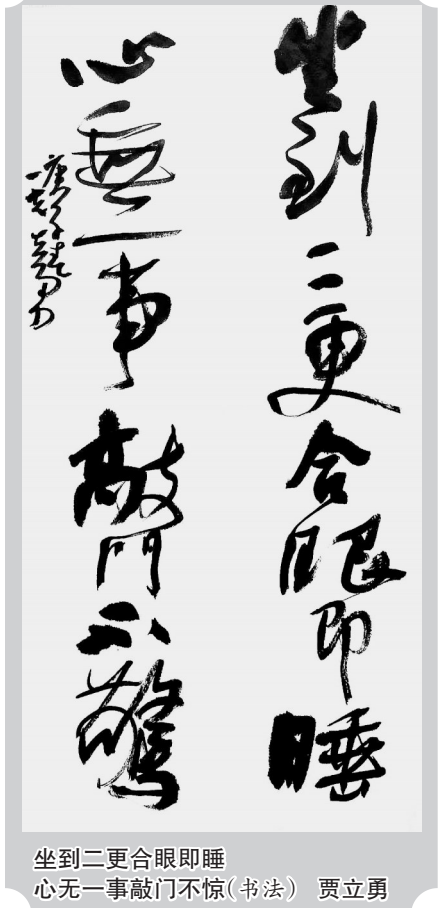
康梅文不知说什么才好，竟有些语无伦次：崔红，妹子……还是先出来再说吧。你于康家有恩，康家不会忘记的。

崔红说：有恩，无缘？

康梅文说：有缘。在兰水，我遇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你。要不是你……

崔红说：那就是无分。若是我不要名分，你愿意吗？

康梅文半天无语。他虽有些心动，但太爷爷的话，一直响在他耳边。稍停片刻，他说：那霜糖豆腐，你尝尝吧。凉了，就不好吃了。



绿城杂俎

## 烫发与美染

袁占才

时尚的流行，勿须号召不用提倡。很多人根本料不到这股风从何方袭来，只是待感觉到有风劲吹时，其澎湃汹涌已势不可挡。有人说，时尚犹如酥春雨，润物无声，一夜过去，满眼皆绿，似不确切。很多时候，时尚是在无数人的鄙夷睨视中穿街而过的，是在无数人的目瞪口呆中行世的。接受也好，排斥也罢，堂而皇之的，它凭九斤老丈们怎么用拐杖捣地，絮絮叨叨说一代不如一代，毫无顾忌地旗帜般鲜艳起来。

譬如烫发。一头乌发，人们偏偏要弄得爆炸了一般。最初是用烧红的铁钎烤拉丝，拉得五股六岔，野人一般，那种焦糊味久散不去。其后改作把头伸进塑料筒里蒸，雾气缭绕的。出得门来，一抛“清汤挂面”之形，还真飘逸了许多。不知不觉间，女子们趋之若鹜，各种烫染铺天盖地，千奇百怪的烫染蝌蚪一样浮出，什么编织烫、螺旋烫、空气烫、陶瓷烫、水疗SPA烫，可谓五花八门。

而染发更见标新立异，见微知著。青年男女一头发黑，偏就弄成赤橙黄绿青蓝紫，棕褐莹莹，白发飘飘，与鬼怪毫无二致。不知他们图的什么风格，许是初入社会，心存浮躁？要说人类走向文明，是先从头发开始的，原始的蓬发昭示了人类的愚昧混沌，之后或发辮垂腰，或盘发上头，云鬓高挽，云髻飘飘，体现了一种多么持重高雅温文贤淑之美呀！可惜西风东渐，再怎么好看，已无人复古归旧。

有这么广阔的烫染市场，当然就有庞大的从业队伍。俗谓看病找长胡的，理发找毛短的，即包含时尚流行病状。先前有下九流“剃头修脚讨饭头”之说，如今娃儿们没有好的出路，以为能学得一手顶下功夫，一生无虞矣。而秃尾巴鸟似的“剃头”一词近乎淘汰，理发归类人“形象”工程。看守墓园者叫成了“安乐园主”，厨师升级成“厨艺总监”，那么，年轻轻的就是在为“形象”事业而奋斗，理所当然，都成了“形象”设计师了。职业在一瞬间，似高贵了许多。遍览大街小巷，里弄胡同，美容美发店的招牌已不多见，代之的是发型创意室、发型设计屋，升华到艺术境界，颇具浪漫风采。前几日见一店名曰“南韩烫染造型基地”，“基地”词词典释意作为某种事业基础的地区，那么弘扬广大烫染艺术事业，是谓“造型基地”，也差强人意。昨天又见街面上开了一家“最高发院”，心中疑惑法院怎么挪到了这里？驻足端详，两扇玻璃门上，贴着两行小字，一扇为：日本扁烫南韩软烫离子烫离子烫；另一扇为：七彩美染无色不染时尚流行世界经典。令人不禁捧腹。